泊宅編/卷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泊宅編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《念奴嬌》詞，題吳江橋上。車駕巡師江表，過而睹之，詔物色其人，不復見矣。「炎精中否，嘆人才委靡，都無英物。胡虜長驅三犯闕，誰作長城堅壁？萬國奔騰，兩宮幽陷，此恨何時雪！草廬三顧，豈無高臥賢傑？天意眷我中興，吾皇神武，踵曾孫周發。河海封疆俱效順，狂虜何勞灰滅。翠羽南巡，扣閽無路，徒有沖冠發。孤忠耿耿，劍铓冷浸秋月。」

徐積仲車居山陽，以疾不仕，而士大夫稱其高風籍甚。其家節序享祀，動遵禮法，然唯祀母，而不祀父。此人所未喻。

傳曰：「地反物為妖。」以所睹驗之，有未然者。紹興中，迎侍居杭之西湖。明年春，圃中桃實皆雙。又明年，先子捐館。李友聞來吊，因語及之，蹙頞曰：「某為婺州錄參，廨舍櫻桃一株盡雙實，亦丁外艱。」勺近遊建康，見太府少卿吳德素雲：「先舍人頃寓太學，齋後千葉桃忽結子十八枚，其中一顆甚大。詔下，會同舍拈鬮以卜升沉，唯徐鐸得其大者。是舉本齋預奏名者十八人，而鐸遂冠多士。」

命堂閣軒亭名，不可不慎。黃葆光知處州，作賓館，號「如歸」。或曰：「視死如歸，不祥。」黃尋即死於職。龔澈為瑞安令，亦作如歸亭，後得罪，編置雷州。蔡京嘗遊吳

興慈感院，院有新堂未名，京為書榜曰「超覽」。有坐客賀曰：「行即走召，而人臣四見矣。」明年，京遂入相。若是者，其偶然邪？亦事有符合邪？然語忌不可不避爾。

舊傳：贛川清漲，有神司之。據《梁史・武陵王紀》：伐蜀前，此江水可揭，及登舟而水長數尺，皆喜曰：「天贊我也。」又陳武帝自南康赴江州，水暴長，三百裏贛石皆沒，此非清漲乎？

後漢郎官親主文案，與令史不異，故郎中二十五人，令史止二十人。是時，郎官不免杖責，士人多恥為之。至齊明帝時，始用贖刑。魏晉以下，參用高華矣。

古者，尚書令史防禁甚密。宋法：令史白事不得宿外，雖八座命，亦不許。李唐令史不得出入，夜則鎖之。韓愈為吏部侍郎，乃曰：「人所以畏鬼，以其不見；鬼如可見，則人不畏矣。選人不得見令史，故令史勢重；任其出入，則勢輕。」始不禁其出入，自文公始。

令史有久任，淹練故實，尚書郎往往咨所未喻。陸慧曉曰：「吾年六十，不復能咨都史為吏部郎也。」苻堅問尹緯何官，對曰：「吏部令史。」堅嘆曰：「宰相才也，王景略之儔，然則蕭、曹豈欺我哉？」

大梁二相祠，世傳遊、夏也。士有未遇，上書乞靈，往往見夢，雖遠必應。越人石公轍妙年鄉舉，抵京，夢簾中出一紙，只「鄰州」二字。石後累舉，年逾五十，不得已，就特奏名，遂為第一，例賜出身。是時，上駐蹕臨安府也。

維揚僧了因嘗寓長蘆寺，暇日與其侶閑步江上，見潮泛小蝦登岸，有化而為蜻蜓翾然飛去者。一蝦再至岸，未及化，又為潮所蕩；及三登，忽化娛蚣入水。蓋忿心所激，有如此者。

儀真許叔微累舉不第，寄跡浙右村落中，合藥施人。久之，夢人贈四句曰：「藥市收功，陳、樓間阻。堂上呼盧，喝六得五。」叔微張九成榜過省唱名第六，以系合推恩入升第五，乃在陳祖言之下、樓材之上。所謂「呼盧」者，臚傳也。

陳安節學士雲：福州一農家子張生，幼時父使持錢三千，入山市斧柯。遇村人有為逋負所迫欲自經者，惻然盡以所賫贈之，而親釋其縛。因坐石上，旁有人不相識，問：「饑

渴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指路隅竹萌，令食之，堅不可咀。徐傾小瓢水於掌，以飲之。生飲水，頓覺精爽非常，自此絕粒。忽識字，能為詩，頗言人未來事。後祝發為浮屠，住一小院，有不逞系馬於堂上者，輒病心疼，或教使謝過，病良已，因丐師言以自驚，信筆示之曰：「眾生騎畜生，兩個不相爭。坐底只管坐，行者只管行。」閩人敬仰之。獨一貴人不信，貴人者無孫，師曰：「今日得孫矣。然無大小便利。」詰其故，答曰：「皆心法所招也。」果得孫而不育。參議何大圭自閩來，雲與師熟，所遇乃鐘離先生，至今往來不絕。師《觀棋》詩曰：「路從平處險，人向靜中忙。」或雲：貴人者，余丞相也。

前輩敦事，契情親而禮極嚴，其後禮漸煩，情漸薄，今則情禮俱衰矣。吳德素雲：「蘇丞相父紳，與章郇公、呂申公同年進士也。二公當軸，丞相登科，稱年家侄，詣門謝謁，人獨不召。見眾賓了，入宅換道服，坐聽事，令將命者引趨庭下，贊拜而退，亦不延坐，但傳語勉之而已。然二公力推挽丞相入翰林為學士，登庸之命蓋基於此。」

哲宗山陵，開封府推官白同提點頓地雲：「初開壙，得小碑誌，乃有唐一婦人舊所藏穴，實貞元二年歲庚辰正月十二日葬，與哲宗上仙年月日皆同。」

宣和中，取燕山，群臣稱賀。蔡太師京令一館職代作表，仍語以「燕人悅則取之」一句，不得不使其人歸搜經句，欲對未得。王安中曰：「何不曰『昆夷維其喙矣？』」遂用之。

蕭振侍郎永嘉人，知湖州日，二親皆八十余，極康寧。予嘗因語贊嘆，公曰：「先祖一百四歲，祖母百二歲。」世未聞也。

侍其傅服水銀，久之，發癢爬搔，成赤疹，水銀隨指爪出，細如粟顆。建炎中，帥杭，已昏不任事。既罷，疾革，未屬纊，諸姬皆散不禁，可為世戒。

陳去非謂予曰：「秦少遊詩如刻就楮葉，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。」又曰：「凡詩人，古有柳子厚，今有陳無己而已。」又曰：「崔鷗能詩。或問作詩之要，答曰：『但多讀，而勿使斯為善。』」

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，學者常數百人。唐將相如王、魏輩皆其門人也，既顯，絕口不道其師，此何理哉！

崇寧初，茅山劉混康先生赴闕，一夕，拜章罷，詔問：「何久？」答曰：「值天門放春榜。」欲叩其所睹，乞書而密緘之，它日驗其事。明年，殿唱畢，發視，止書二草二木，乃蔡薿、柯棐也。

韓魏公判大名府，被旨修大內，於一堂中得壁記，乃太宗詩一首，意屬燕雲。或勸進之，不答。後韓絳以獻，公聞之，嘆曰：「吾非不能，但人主未忘開邊之誌，老臣不當更啟之耳！」

左朝議大夫白同嘗雲：「佛經：凡人三世不妄語者，舌長舒之可及肱。予平生不妄語，雖未及肱，比常人已為長矣。」

舊說眼疾不可浴，浴則病，甚至有失明者。右承直郎白彥良雲，未壯之前，歲歲患赤眼，一道人勸，但能斷沐頭，則不復病此。彥良自此不沐，今七十余，更無眼病。

思慧住道場山，予常往見之。一夕，夢謁師不見，但於禪床上大書「一龍絕地」四字。明日人山，知師已授帖，移徑山，而不省所夢。紹興壬戌，始遊徑山，首見長老覺明雲：「此山本龍所居，因一禪師行腳過山下，龍化老人，與語契合，因勸師營居演化，雲：『此山東天目也，吾當遷西天目，但留一穴出入，它日勿以僧供為慮。'至今寺無寸土，而常聚千眾。」予《贈明老詩》斷章雲：「三十年前曾見夢，茲遊端可冠平生。」蓋謂此也。

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，人不敢登，率嘗扃鑰。虞經臣作帥，宴客樓下，蟒忽遺溺，正中一武臣之肩；須臾，皮肉潰爛成瘡，得妙藥治之方愈。經臣為遣吏祭之，即日毀樓，蟒亦不見。